

林懷民、席慕容

蔣勳、痲弦 推薦

朱宗慶、陳芳明 專文推薦

歸零與無限

臺灣特殊藝術 金 講義

汪其楣 編著

歸零與無限

臺灣特殊藝術 金 講義

汪其楣 編著

歸零與無限——臺灣特殊藝術金講義

編 著／汪其楣

發行人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朱宗慶

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張寶琴

總編輯／王聰威

叢書主編／羅珊珊

副主編／蔡佩錦

資深美編／戴榮芝

校對／汪其楣 紀大偉 羅珊珊 蔡佩錦 周璟筠

出版者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地址／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

電話／(02) 28961000

網址／www.tnua.edu.tw

協同出版／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

電話／(02) 27666759轉5107

傳真／(02) 27567914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 unitas@udngroup.com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印刷廠／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話／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10年12月 初版

定價／250元

目次

序 | 002 |

藝術平等——挑戰與撞擊 朱宗慶 | 004 |

在關閉的地方重新開啟 陳芳明 | 008 |

寫給未來 汪其楣 | 012 |

講座與延伸 | 016 |

從聾劇歸零，走進藝術無障礙 汪其楣 | 018 |

聾人語言與文化 史文漢 | 030 |

如果藝術不能生產麵包，我們能做什麼？ 溫慧玟・張蒼松 | 044 |

與盲人發展戲劇的經驗 楊璧瑩・王婉容・汪其楣 | 062 |

微光中的歌手 朱萬花 | 076 |

舞道人生，鳥與水舞集的示範 顏翠珍 | 094 |

不平凡的舞臺 王滿玉 | 112 |

藝術統合的一堂課 林絲緞 | 130 |

展能藝術的美學與政治 于善祿 | 144 |

建築無障礙，就是一種美 黃聲遠 | 154 |

從滿載，到歸零，結論是「感恩」 辜懷群 | 178 |

我們的手印和腳印 | 200 |

愛配礙，走出角落 參加混障公民遊行活動 | 202 |

到啟聰學校的初體驗 聾生互動工作坊 | 206 |

到啟明學校「拜訪森林」 為盲人編一齣戲 | 210 |

在北藝大舉辦口足畫家聯展 陳世峰+羅勝龍+謝坤山 | 214 |

大手牽小手，舞臺趴趴走 跟小可樂果一起上臺 | 220 |

「記號」：放心表演的道具設計 參與視障音樂會 | 224 |

阿萬哥的氣球人生 跟盲人藝師林啟萬做公益去 | 228 |

愛盲藝術體驗 參與盲人陶藝班及肢體律動課 | 232 |

「別無所依」反手形單指吉他 在河畔為吳偉辦演奏會 | 236 |

科技新媒材+廖燦誠 雪泥鴻爪之幻境 | 240 |

歸零與無限

臺灣特殊藝術 金 講義

汪其楣 編著

目次

序 | 002 |

藝術平等——挑戰與撞擊 朱宗慶 | 004 |

在關閉的地方重新開啟 陳芳明 | 008 |

寫給未來 汪其楣 | 012 |

講座與延伸 | 016 |

從聾劇歸零，走進藝術無障礙 汪其楣 | 018 |

聾人語言與文化 史文漢 | 030 |

如果藝術不能生產麵包，我們能做什麼？ 溫慧玟・張蒼松 | 044 |

與盲人發展戲劇的經驗 楊璧瑩・王婉容・汪其楣 | 062 |

微光中的歌手 朱萬花 | 076 |

舞道人生，鳥與水舞集的示範 顏翠珍 | 094 |

不平凡的舞臺 王滿玉 | 112 |

藝術統合的一堂課 林絲緞 | 130 |

展能藝術的美學與政治 于善祿 | 144 |

建築無障礙，就是一種美 黃聲遠 | 154 |

從滿載，到歸零，結論是「感恩」 辜懷群 | 178 |

我們的手印和腳印 | 200 |

愛配礙，走出角落 參加混障公民遊行活動 | 202 |

到啟聰學校的初體驗 聾生互動工作坊 | 206 |

到啟明學校「拜訪森林」 為盲人編一齣戲 | 210 |

在北藝大舉辦口足畫家聯展 陳世峰+羅勝龍+謝坤山 | 214 |

大手牽小手，舞臺趴趴走 跟小可樂果一起上臺 | 220 |

「記號」：放心表演的道具設計 參與視障音樂會 | 224 |

阿萬哥的氣球人生 跟盲人藝師林啟萬做公益去 | 228 |

愛盲藝術體驗 參與盲人陶藝班及肢體律動課 | 232 |

「別無所依」反手形單指吉他 在河畔為吳偉辦演奏會 | 236 |

科技新媒材+廖燦誠 雪泥鴻爪之幻境 | 240 |

藝術平等——挑戰與撞擊

朱宗慶·序

藝術作為一種人類創作的表達與思維方式，不管是對學習者、提供者、欣賞者來說，都是平等無礙的。如果覺得有障礙，往往是人心作祟，加諸有形無形的門檻，造成與藝術之間的隔閡。

我們或許會以為身體或心理的障礙，可能會影響藝術的參與或學習，甚至對人們感官或身體上的限制感到憐憫，事實上是多慮了；感官經驗不同的人，其他感覺會特別靈敏，當他們作藝術方面的呈現時，往往特別動人，給觀者無比鼓舞與震撼。

對於四肢五感健全的大多數人，反而容易忽略天生具有的感知能力，久而久之甚至產生「鈍化」的現象。法國默劇大師馬歇馬叟僅靠豐富的肢體動作，來傳達「無聲勝有聲」的生命力量；知名音樂家貝多芬聾後創作偉大的作品；視障聲樂家波伽利用嗓音傳達最豐富情感，這些都是一種對聽覺感官的強烈挑戰與深刻省思。

臺灣有許多不同障別的藝術團體或個人，無論是在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上的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，例如由汪其楣教授創立的「拈花微笑聾劇團」、何鴻棋指導跨障別的「極光打擊樂團」、由肢障者及視障者組成的「鳥與水舞集」等，都有著不受障礙圍限的正面能量和生命韌性；看到他們因為接觸和學習藝術而豐富了心靈，一般人很難不受到啟發。他們一樣有追求知識的權利，希望

被平等的對待，只要給他們機會，障礙其實並不存在，最大的阻撓反而是因侷限或偏見而造成的。

各種特殊藝術表演成員的自在神情與滿足笑容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特藝展演者雖然生理上不便，但從其演出呈現裡，帶給觀眾的感動是極具震撼力的。此外，在學習觀摩特殊藝術的過程中，也讓大家進一步去思考，當我們看待生活、他人和自己的態度改變時，自然能夠體會到什麼才是「有」和「沒有」，並從領悟中重新詮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

為了引領不同專業背景同學們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跨越界線，北藝大在規劃跨領域的通識課程中，納入涵括社會、人文、法律、自然與科技等領域主題，鼓勵學生在跨界學習經驗中自我探索與融合，培養打破框架的思考能力。去年特別邀請汪其楣教授開設「歸零與無限」的課程，她是位長期關注弱勢團體、集編導演於一身的戲劇學者；這門課主要是探討如何與特殊感官對象一起工作，發揮特長，突破外顯障礙，並把原本的专业和美學概念歸零，走向藝術無障界的可能。

這種觀念的挑戰與撞擊，對年輕學子以及全體社會大眾來說是重要且必須的，讓大家學會不自我設限，學習拋開已有的想法，嘗試用「他者」的立場、更寬廣的視野看待各種障別的藝術工作者，重新思考什麼是「障礙」或「缺

陷」，重新看待和自己不同的人。

北藝大的豐收並不私藏在北藝大校內，汪老師和她的黃金團隊將「歸零與無限」的教學成果整理成書，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和北藝大聯合出版，意在把北藝大的豐收分享給校外的社會大眾。不管你是學生還是各級學校的老師，不管你有沒有體驗過特殊藝術的美妙，不管你有沒有思索過自我身體的極限與無限，你都可能在這本書中得到料想不到的啟發。

在關閉的地方重新開啟

陳芳明・序

汪其楣是極為罕見的一位藝術家。她信仰的藝術，並非只是停留在舞臺表演。縱然她寫過無數劇本，也親自參與演出；但是，她的舞臺卻無限延伸，及於全部人生，及於整個社會。如果藝術精神指的是真善美的融合，那麼在她的觀念裡，絕對不會僅限於曼妙舞姿或纖細象徵。她容許藝術注入不為人知的社會角落，也容許藝術懷抱受到遺棄或忽視的生命。藝術到達她的舞臺，所有的定義都全盤翻新。

二、三十年來，汪其楣始終放下藝術家的身段，涉入中途之家與關愛之家；面對一群又一群被冷落的生命，為的是使那些感覺日益遲鈍的魂魄又甦醒過來。能夠從關閉的生命之門又重新開啟，無非是藉助藝術的熱與力。藝術不再是人工製造，也不再是精心裝飾，而是生命的自然呈現。

放下身段，其實是放空自己。天生擁有聽覺、視覺與健康頭腦的人，無法想像失明、失聰、失憶的痛苦。彷彿在生命的過程中，上帝一時的疏忽，使不幸的人子忽然失去眼睛、耳朵、思考。在身體應該開啟的地方，遭到關閉。當出口被封鎖時，他們與世界逐漸隔離。當一個生命失靈，如果不是受到忽視或遺棄，便是帶給周遭親人極大的負擔。生命已不再屬於個體，而是以糾葛的形式羈絆她的社會。然而，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國家、一塊土地，就立刻具備存在的意義。他的存在，在於考驗他的土地之冷暖，試探他的國家之愛恨。汪其楣

投入藝術追求之初，就已顯現她的涉世態度。戲劇演出究竟是在於尊崇純粹而精緻的美感，還是在經營高度審美之餘，又付出藝術價值與人道關懷？她選擇的是第二種思考，既專注於藝術的構築，又轉身注視殘缺的人生。卸下彩妝，她以素顏面對社會角落的被遺忘者。

最早閱讀她的《海洋心情》，是在一九九四年。那時臺灣才脫離威權政治的陰影不久，整個社會沸騰著一股濃烈的理想火燄。彷彿只要進入民主時期，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，就可焚燬無蹤。在生機勃勃的政治運動中，汪其楣關心的是一群愛滋病患。她的作品，既像報導，又像藝術，是一冊引人心酸心痛的流暢散文。歷史的創造，絕對不等同於記憶的失落。她寫下的每個文字，都在提醒民主理想的追逐，不能輕易放棄這個社會的邊緣人，這個國家還需要注入更多的人權。

歷史往往是由健康體魄的人所寫出來，也總是由權力在握的人來決定記憶的面貌。然而，那是過去史家的偏頗脾性，可以理直氣壯決定誰能進入歷史，誰不能放在記憶的行列。當民主價值開始受到崇拜，歷史記憶的書寫方式就必須徹底改寫。所謂民主，並非只是參與投票與政黨輪替。真正的民主精神，應該實踐在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身上。愛滋病患只是因為受到疾病的侵害，並不能因此而剝奪其政治人格。汪其楣的文字，沒有任何悲憤，也沒有流露激情。

她只是以親身觀察，看到一群面臨死亡的患者，是懷著如何的心情。其中所描繪出的生離死別，牽扯著複雜的親情、愛情、友情。所有的病者與未亡者，如果沒有得到協助與關懷，請問民主的真諦究竟是什麼？

身為藝術的演出者與創造者，她從來不會使用多餘或過剩的情緒，對政治運動者表達抗議。她以莊嚴的態度對冷漠社會發出聲音，從最偏僻的空間攜回最精確的信息。讓敏銳的權力慾望者，重新磨利已然遲鈍的心靈。從《海洋心情》之後，汪其楣再沒有須臾離開臺灣社會的邊緣。

她可能是一位女性主義者，但是從來不會耽溺於繁複的理論與深奧的解釋。在編劇與演劇之間，她唯一的信仰便是實踐。女性身分的邊緣角色，讓她體會得相當刻骨銘心。與其不斷強調性別歧視與差別待遇，不如使更多的邊緣族群受到最多的關懷。如果她是女性主義者，便已經為臺灣的女性運動者開啟廣大的議題。所謂中心與邊緣的思維方式，往往都是相對的。相對於男性，女性在歷史上是被支配者。然而，從族群議題來看，女性若是屬於漢人，相對於原住民時，則又變成權力中心的一部分。臺灣社會的女性運動，長期以來潛藏著婦權派與性權派的雙軌思維。汪其楣的價值觀念與入世態度，可能無法以這兩派來定義，因為她是人權派，超越在婦權與性權的格局之上。

以人道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來概括汪其楣，或許更加符合臺灣社會在進入民

主階段之後所呈現的核心價值。至少，集結在《歸零與無限》這冊書中，容許社會見證一位女性藝術家是如何在描繪一個公民社會的模樣。她深深相信，藝術表演與實踐，並非只是屬於特定族群與性別。如果藝術是從歷史、社會、人生、情感釀造出來，則其中的美感應該能夠讓更多族群共同參與並分享。

她走入聾人、盲人的世界，接近身障、智障的邊緣族群。在聲音與視覺閉鎖的空間，通過藝術的媒介，讓失聰失明的孩子拾回生命的喜悅。她邀請藝術家加入她的活動，容許躍動的靈魂融入孤寂的世界。他們的名字不容遺忘：史文漢、溫慧玫、張蒼松、楊璧瑩、王婉容、朱萬花、顏翠珍、王滿玉、林絲緞、于善祿、黃聲遠、辜懷群。幾乎每一名字都負載著歷史的重量，其中的淚水與汗水，也許在所謂的民主歷史中不能留下痕跡；但是，他們確切為開放的社會闢出更為深遠的疆界。民主價值是一種溫暖的關懷，使人回到人的位置。那麼這些藝術家應該就是這個社會伸出的觸鬚，讓柔燙的情感傳送到被關閉的生命。

每一個存在於民主社會的生命，都是值得尊重並珍惜。當歷史獲得提升時，殘缺的靈魂也應該分享真正的生命價值。汪其楣長期走入中途之家與關懷之家，從來不奢言任何人道關懷。但是，做為她的朋友，確實已感受到她重寫歷史的實踐精神。在關閉的地方她重新開啟，在冰涼的空間她注入溫暖，使社會的遺憾與缺憾不再只用淚水來填補，而是以聲音、顏色、溫度描繪全新記憶。

寫給未來

汪其楣・序

「歸零與無限」是我離開北藝大十年之後，回到這個我曾經熟悉，曾經付出，也曾感到失望的校園，再開了一門不尋常的課，是在教育部「教學卓越計畫」之下規劃給研究生選修的「關渡講座」；其實就是一門跨系所的「通識」課。我喜歡通識課，讓受到考試主義、學位主義、就業主義包圍和自我催眠的大學生多一點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。離開北藝之前，我也曾在共同科開了好些我自己喜歡而有成效的課。十年不見，北藝大的通識中心師資和方法皆大有突破，讓人感覺到一片新氣象。主任吳慎慎在開課前一年就開始邀我，她的講座設計和互動學習理念已先打動我，而她珍視性格與才華各異的學生，在這黃金年華階段的心靈需求和心智發展，尤其令我非常感動。那麼，要回來跟學藝術的孩子多談談哪方面的事呢？

那時候，我新創辦的「拈花微笑聾劇團」，跟我原先在手語之家創辦的「臺北聾劇團」的成員，都想為在臺北舉辦的Deaflympics 2009尋找可以大顯身手的舞臺，卻在「聽人結構」中有不得其門而入的尷尬。聾人藝術工作者的處境，比三十年前未必好到哪裡去。而我熟悉的盲人音樂家、舞團、劇團，以及其他身心弱能者的藝術團體，在號稱進步開放又多元的臺灣社會，包括頗有成績的臺灣藝術界，也一樣未能得到應有的正視和重視，就如劉銘（混障綜藝團團長）所說：「其實我們不是基因的問題，是機會問題。」那麼是誰不給他們機會呢？政府官員、醫生警察、父母家人，還是藝術文化界本身？那麼，對藝術高等學府的師生而言，沒有能力跟特殊團體工作是觀念的問題？還是方法的問題？是心態問題？或只不過是常識問題呢？

於是我決定藉著這個資源較豐的關渡講座，邀請在特殊藝術領域，長期從事展演、編導等創作項目的專業者、策劃／製作人，和心無障礙的觀察家來校